

尤利西斯

YOULIXIS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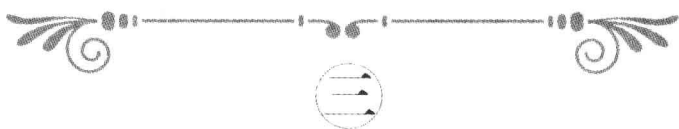
[爱尔兰] 乔伊斯 (Joyce, J.) 著 — 邓译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尤利西斯

YOULIXISI



[爱尔兰] 乔伊斯 (Joyce, J.) 著 — 邓译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尤利西斯/(爱尔兰)乔伊斯(Joyce,J.)著;一邓译.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469—2389—5

I. ①尤… II. ①乔…②一…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889 号

尤利西斯

著 者 (爱尔兰)乔伊斯(Joyce,J.)

译 者 一 邓

责任编辑 王永民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7号 83001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45

字 数 622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2389—5

定 价 89.80 元(全三册)

第十五章（续）

一群暴徒

给他处以死刑！烧死他！他和巴涅尔一样是个坏蛋。福克斯先生！

（葛罗甘老婆婆把鞭子砸向布卢姆。来自上多尔塞特街上游和下游的几家商店的老板向他扔过来一些廉价的或一文不值的东西：黑人玩具、炼乳罐头盒、卖不出去的卷心菜、变了味的面包、羊尾巴、肥猪肉碎片。）

布卢姆

（兴奋地）这是愚蠢至极的疯狂。又开起了令人恐惧的玩笑。以上天的名义发誓，我是无辜的，就如同没被太阳照射过的白雪一样。那是我哥哥亨利干的。他和我长得一模一样。他住在海豚仓巷二号。诽谤这条毒蛇已给我造成了严重伤害。同胞们，索然无味的故事就如同没有马的公共马车。我提请我的老朋友——玛拉基·穆利根博士——一位性病专家为我做医学鉴定。

穆利根博士

（身着驾车时穿的无袖短上衣，额头上架着一副绿色防尘眼镜）布卢姆博士是一个变态的阴阳人。他是新近才从优斯塔斯大夫的私人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那所医院是专为精神失常的男病人设立的。他具有遗传性癫痫病症状，这是纵欲过度的结果。他的祖先就曾有过象皮病迹象。慢性自我裸露狂的迹象比较明显。还潜伏着灵活使用双手的现象。他早早地就秃了头。这可能是他手淫的缘故吧。他是一个改过自新的放荡者，镶着金牙。家庭矛盾使他丧失了记忆。我并不认为他有多么大的罪过，我觉得他一定受到了冤屈。我已经对他做了全面检查，并且对肛门处、腋窝处、胸部和阴部的五千四百二十六根毛做了酸性试验。他是个处女膜完好的贞女。

（布卢姆用他的高级帽子遮住了生殖器。）

马登大夫

泌尿生殖器的畸形也同样明显。考虑到下一代利益，我建议：有症状的

部位应当浸在国家畸形博物馆的酒精里。

克罗瑟斯大夫

我已对患者的尿液进行了检查。里面含有硬性蛋白。分泌的唾液不充分，膝盖骨反射不连续。

潘趣·科斯特洛大夫

犹太人的恶臭味非常明显。

迪克森大夫

（读着健康诊断书）布卢姆教授是新型阴性男人的完美典型。他的品行淳朴可爱。许多人已发现他是一个可爱的男人，一个可爱的人。从总体上来说，他是一个相当奇怪的小伙子。从医学角度来看，他虽腼腆，但绝对没有精神上的异常。他曾给改革派牧师保护协会的法庭委员写过一封真实、完美的信，在这封充满诗意的信中，他把所有的细节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他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并且，我敢断言：他睡的是稻草褥，吃的是最难消化的食物——杂货店里的干豌豆；冬天和夏天，他都穿着马尾毛衬衫，每逢星期六，他都鞭打自己。我知道，他曾是格伦克里感化院里品行最坏的少年犯。另一份报告表明，他确实是一个遗腹子。我用人类的声音、用仁慈的言辞请求对他宽大处理。他马上就要有孩子了。

（大家都骚动起来，纷纷表示同情。女人们晕倒了。一位有钱的美国人在街头为布卢姆募款，转眼之间就募到金币和银币、银行支票、钞票、宝石、债券、已到期的汇票、借据、结婚戒指、表链、小金盒、项链和手镯。）

布卢姆

哦，我很想成为一位母亲。

桑顿太太

（穿着护士服）抱紧我，亲爱的，你很快就会没事的。紧紧地，亲爱的。

（布卢姆紧紧地抱着她，并生下了八个黄种和白种的小男孩。他们出现在铺着红地毯、装点着珍贵花木的楼梯上。他们都很英俊，都有着尊贵的金属色的脸，身材匀称，衣着也很体面，都有着良好的举止。他们都能够流利地说五种现代语言，并对多种艺术与科学感兴趣。在他们的衬衫前襟上，清晰地印着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金鼻、金指、玉口、玉手、银微笑、银本身、水银、全银，他们立刻就被委以几个国家的重要公职，如银行管理主任、铁路运输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饭店联合组织的副主席。）

一个声音

布卢姆，你是救世主本·约瑟夫还是本·大卫？



布卢姆

（犹豫地）你已经说了。

巴茨修士

那么，就干出一番伟业吧。

班塔姆·莱昂斯

预言一下谁会在圣莱杰赛场上取得胜利。

（布卢姆在一张网上走动。他用左耳朵遮住左眼，越过几堵墙，爬上了纳尔逊纪念柱。他用眼睑勾住柱顶横梁，悬空吊在那里。他吃掉了十二打牡蛎（外壳也包括在内），治好了几名瘰癧患者。他皱着脸模仿众多的历史人物：贝肯斯菲尔德勋爵、拜伦勋爵、沃特·泰勒、埃及的摩西、摩西·迈蒙尼德、摩西·门德尔松、亨利·欧文、瑞普·凡·温克尔、科苏特、冉一雅克·卢梭、利奥波德·罗思柴尔德男爵、鲁滨孙·克鲁索、歇洛克·福尔摩斯、巴斯德。同时朝不同的方向掉换着两条腿，命令潮水倒流，小指一伸，日月无光。）

罗马教皇的大使布利尼

（穿着罗马教皇轻步兵制服，披着钢质铠甲，包括胸甲、臂甲、护腿甲、护胫甲；留着褻渎神明的胡子，戴着牛皮纸做成的主教法冠。）利奥波德的家谱如下：摩西生挪亚，挪亚生尤尼克，尤尼克生奥哈罗汉，奥哈罗汉生古根海姆，古根海姆生阿根达斯，阿根达斯生内泰穆，内泰穆生勒·希尔施，勒·希尔施生耶书仑，耶书仑生麦凯，麦凯生奥斯特罗洛普斯基，奥斯特罗洛普斯基生斯梅尔多兹，斯梅尔多兹生韦斯，韦斯生施瓦茨，施瓦茨生阿德里安堡，阿德里安堡生阿兰胡埃斯，阿兰胡埃斯生卢维·劳森，卢维·劳森生以迦博多诺索，以迦博多诺索生奥唐奈·马格纳斯，奥唐奈·马格纳斯生克里斯特鲍默，克里斯特鲍默生本·迈默，本·迈默生达斯蒂·罗兹，达斯蒂·罗兹生本阿莫尔，本阿莫尔生琼斯一史密斯，琼斯一史密斯生萨沃楠奥维奇，萨沃楠奥维奇生贾斯珀斯通，贾斯珀斯通生万图尼耶姆，万图尼耶姆生松博特海伊，松博特海伊生维拉格，维拉格生布卢姆，为他起名：以马内利。

一只死者的手

（在墙上写着）布卢姆是个白痴。

克雷布

（土匪装束）你在基尔巴拉克后面的牛洞里干什么呢？

一个女孩子

（摇着拨浪鼓）在巴利鲍桥下面又做了些什么？



冬青树

在魔鬼幽谷里又干了些什么来着？

布卢姆

（全身都涨得通红通红的，而且左眼还掉下了三滴泪）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还提它干吗。

被逐出去的爱尔兰房客们

（穿着紧身衣和短裤，拿着顿尼溪集市上的那种好看的橡木棍。）用粗皮鞭抽他！（长着一副驴耳朵的布卢姆抱着双臂坐在那里。他坐在示众台上，伸出两脚，低声吹起《唐乔万尼》中的“一夜有你”。阿尔坦的孤儿们手拉手，围着他跳来跳去。狱门救济会的姑娘们也手拉手，围着他朝相反的方向跳来跳去。）

阿尔坦的孤儿们

你是猪，你是狗！你是脏狗！哪个女人会爱上你！

狱门救济会的姑娘们

如果你看到了凯伊，替我告诉他，可以在喝茶的时候与你见面。

霍恩布洛尔

（身穿犹太教大祭司的法衣，头戴猎帽，宣布）那么他将前往阿撒泻勒，为众人负罪。恶魔们和夜妖利利斯住在荒野里。所有来自阿根达斯·内泰穆和属于含的土地麦西的人们都会用石头砸他、羞辱他，是的，他们会这样做的。

（所有的人都朝布卢姆做掷石状。许多真正的旅客和丧家犬来到他的跟前，羞辱他。穿着宽大的长外套、留着讨厌的长发的马斯羌斯基和西特伦走了过来。他们在布卢姆面前摇着大胡子。）

马斯羌斯基和西特伦

恶魔！伊斯特拉的莱姆兰，失败的弥赛亚！阿布拉非亚！

（布卢姆的裁缝乔治·R·梅西雅斯腋下夹着制衣用的熨斗，拿出一张账单来。）

梅西雅斯

改一条裤子十一先令。

布卢姆

（高高兴兴地搓着手）还是像以前一样。贫穷的布卢姆！

（吕便·杰·多德，一个留着黑胡子的叛徒，一个满肚子坏水的牧羊人，扛着儿子的溺尸，走向示众台。）



吕便·杰·多德

（声音嘶哑地低语着）消息泄露出去了。有人已经向警察告了密。只要看见出租马车，就立即拦截下来。

消防队

呜呜呜！

巴茨修士

（给布卢姆穿上一件绣着火焰的黄袍，又给他戴了一顶又高又尖的帽子。他在布卢姆的脖子上挂了一口袋火药，然后把他交到市政当局的手里，说道：）赦免他的罪过吧。

（都柏林市消防队的迈尔斯中尉，依据众人的要求，在布卢姆身上点了火。然后唱起《哀歌》。）

市民们

感谢上天！

布卢姆

（穿着标有 I. H. S 字样的无缝衣，直直地站在火凤凰的火焰中）不要为我哭泣，爱琳的女儿们！

（他把自己身上的累累烧痕展示给都柏林的新闻记者们。爱琳的女子们穿着黑衣服，手持巨大的祈祷书和点起的长蜡烛，跪下来祷告。）

爱琳的女儿们

布卢姆的肾，为我们祈祷。

沐浴之花，为我们祈祷。

门顿之导师，为我们祈祷。

《自由人报》的广告兜揽员，为我们祈祷。

仁慈事业的共济会会员，为我们祈祷。

流浪的肥皂，为我们祈祷。

《偷情的快乐》，为我们祈祷。

《无言之歌》，为我们祈祷。

“市民”的批评者，为我们祈祷。

所有褶边的朋友，为我们祈祷。

最仁慈的接生婆，为我们祈祷。

驱除瘟疫和邪恶的土豆，为我们祈祷。

（由六百人组成的唱诗班，在文森特·奥布赖恩先生的指挥下，在约瑟夫·格林的风琴伴奏下，齐声唱着《哈利路亚》。布卢姆不再言声，渐渐缩小，焦化了。）

佐伊

不停地说吧，直到脸上发黑。

布卢姆

（戴着一顶破帽子，帽带上插着一支陶土烟斗，脚蹬一双满是灰尘的粗革皮鞋，手里拿着移民的红手帕包，牵着一头用稻草绳拴着的黑猪。眼里带着笑意。）现在，让我走吧，女主人，凭着康尼马拉所有山羊的名义发誓，我刚受到的那顿毒打可真叫惨呀。直打得我哭爹喊娘。（眼里噙着一滴泪）所有的一切都是疯狂的。爱国之心也好，对死者的哀悼也好，音乐也好，民族的未来也好，生存或者灭亡也好。总之，生命的梦想结束了。只求能有一个平静的结尾。他们能够生存下去。（他悲哀地凝视着远方。）我完了。服上几片芳香重剂。拉下百叶窗。留下一封信。然后躺下来安息吧。（他轻轻地喘着气。）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我已生存过了。去了。再见。

佐伊

（板起面孔把手指插在颈项上的缎带里）实话吗？下一次再告诉我吧。（她脸上带着冷冷的笑容）我猜你是从另一边下的床，要不就是对心仪的女孩太孟浪了些。哦，我能够猜透你的所有想法！

布卢姆

（悲痛地）男人和女人做爱又怎么了？只不过是瓶塞和瓶子而已。

佐伊

（突然变得有点儿愠怒）我憎恨弄虚作假的无赖。你到窑子嫖娼去吧。

布卢姆

（后悔不迭）我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可你却是我不可或缺的魔女。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伦敦吗？

佐伊

（口齿伶俐地）霍格斯·诺顿，那里的猪都会弹风琴。我出生在约克郡。（她抓住他正在抚摩着她乳房的那只手。）我说，汤米·小耗子儿。不要这样，来点儿更带劲的。就干一小会儿，你能付得起吗？十先令？

布卢姆

（微笑，慢慢地点着头）有许多，霍丽，有许多呢。



佐伊

还有更多的吗？（她漫不经心地用天鹅绒般柔软的手拍了拍他。）你能到音乐室里看看我们的新自动钢琴吗？来吧，我会脱得精光的。

布卢姆

（迟疑地摸着后脑勺，像一个疲倦的行商一样困惑地打量着她那对匀称的削了皮的梨。）如果让她知道了，那嫉妒心简直是不得了的。绿眼妖。（很认真地）即便不说，你也明白那会有多麻烦。

佐伊

（受到了夸奖，很高兴）眼不见，心不烦。（她拍了拍他。）过来吧。

布卢姆

狂笑着的妖女！摇篮上的手。

佐伊

乖乖呀！

布卢姆

（裹着襁褓和皮上衣，大大的头，长着胎膜般的黑头发。大眼睛死盯着她那摆来摆去的裙子，并用圆圆胖胖的指头数着裙子上的青铜纽扣。他伸出湿漉漉的舌头口齿不清地说着：）一、二、山（三）、山（三）、儿（二）、咦（一）。

扣子们

爱我，不爱我，爱我。

佐伊

沉默就意味着同意。（她伸出小小的指头，叉开着，抓住了他的手。她用食指在他的掌心上戳了戳。这是个暗示，引诱他走向灭亡。）手热说明内心是冷的。

（他在这香味、音乐、诱惑之中迟疑着。她领着他走向台阶，并用她腋下的气味、她那画了眼线的双眼以及套裙的沙沙声怂恿着他。带褶的裙边上，还留有疯狂占有过她的所有雄畜生的臭气。）

雄畜生们

（散发着硫黄、春情和粪便的气味，在它们的马厩里横冲直撞着，晃着脑袋轻轻地咆哮着。）真棒！

（佐伊和布卢姆来到门口，那里坐着两个姐妹妓女。她们好奇地用画了眉的眼睛打量着他。他连忙鞠了鞠躬。她们微笑作答。他狼狈地栽歪了一下。）



佐伊

（幸好她用手扶了他一下。）哎呀！千万别从楼上掉下去了。

布卢姆

正直的人能够摔七个跟头呢。（他站在门口让路。）你先走，这是规矩。

佐伊

女士先走，先生跟在后面。

（她迈过了门槛。他犹豫了一下。她转过身，伸出双手拽他。他就跳了进去。大厅里有一个鹿角状的衣帽架，上面挂着一顶男帽和一件雨衣。布卢姆一摘下帽子，就瞧见了这些，于是就微笑着遐想开了。在楼梯平台上，有一扇门猛地被打开了。一个穿紫上衣、灰裤子和褐色袜子的男人，如同猴子一样迈着步子走了过来。他扬着秃头和山羊胡，抱着一只装满了水的罐子，黑色的背带一直耷拉到脚后跟。这时，布卢姆转过脸，弯下腰，仔细看着那只放在门厅桌子上的狐狸：长毛狗一样的眼睛，呈跑路状。随后，他抬起头闻了闻，然后就跟着佐伊进了音乐室。吊灯上罩着紫红色的薄纸罩子，因此光线非常暗。一只蛾子正围着灯转来转去，东撞一下西磕一下的，想要飞出去。

地板上铺着翡翠、天蓝、朱红三色扁菱形拼花图案的油布。上面布满了形形色色的脚印，有脚跟对着脚跟的，有脚跟对着脚心的，有脚尖顶着脚尖的，有交叉在一起的，还有没有身子的幻影拖着脚步在跳莫利斯舞的脚。所有的脚都乱七八糟地重叠在一起。壁上糊着一层墙纸，上面的图案是：紫色的杉木和清晰的林间空地。壁炉的前面，有一扇展开的孔雀花屏。林奇蹲坐在兽毛炉毯上，头上反戴着便帽。他拿着一根小棒慢慢地打着节拍。基蒂·里凯茨——一个瘦骨嶙峋、面色苍白的妓女，穿着一身海军制服，戴着翻过来的鹿皮手套，珊瑚腕饰打里面露了出来。她手里拿着一个带链的手提包。她坐在高高的桌子边，快乐地荡着双腿，从壁炉台上那面镀金镜子里审视着自己。从她的上衣底下露出少许的胸衣饰穗来。林奇嘲笑般地指了指坐在钢琴边的那一对男女。）

基蒂

（咳嗽，用手捂着嘴。）她是有点儿笨。（她晃动着食指，打了个手势。）布噜布噜。（林奇用那根小棒挑起了她的裙子和白衬裙。她赶忙把它们拽好。）有礼貌点儿。（她打了个隔儿，然后又赶快低下她的水手帽。她那涂了油的指甲在帽檐底下闪闪发光。）噢，请原谅！

佐伊

再亮一点儿，查理。（她走到枝形吊灯前，把煤气开到最大。）



基蒂

(凝视着煤气灯的火苗) 今天晚上, 又出什么毛病了?

林奇

(声音低沉) 进来了一个幽灵和一个妖怪。

佐伊

为佐伊捶捶背吧。(小棒在林奇的手里晃动了一下: 一根黄铜质的拨火棍。斯蒂芬在自动钢琴旁边站着, 上面胡乱地摆着他的帽子和手杖。他用两个手指重复了一次空五度的音程。弗洛莉·塔尔博特——一个金发的虚弱娼妇, 胖得像鹅一样, 穿着发了霉的草莓色的褴褛衣衫, 摊开四肢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一角。她柔软的前臂从长枕上耷拉下来。她正在倾听。困倦的眼皮患了严重的麦粒炎。)

基蒂

(又打了个嗝儿, 然后把悬着的脚向前踢了一下) 噢, 对不起!

佐伊

(赶紧说) 你的情夫正在想你呢。把你的汗衫带子系好吧。

(基蒂·里凯茨低下头去。她的围巾松开了, 顺着她的肩、背、臂、椅子慢慢地滑到了地上。林奇用棍子挑起这卷曲的如同毛毛虫一样的东西。她扭着脖子, 做小鸟依人状。斯蒂芬转过脸去, 朝反戴着帽子、蹲坐着的身影扫了一眼。)

斯蒂芬

事实上, 无论是由本尼迪多·马尔切罗发现的, 还是由他创作的, 都无关紧要。仪式是诗人的安息。它或许是献给得墨忒耳的一首古老的赞歌, 或者就是为描述上帝的荣耀而谱的曲。它的音节或音阶可能迥乎不同。正如高于弗里吉亚调式与混合吕底亚调式之间的差别很大似的。歌词也可能很不一样, 就如同牧师围绕着大卫的——不, 刻尔吉, 我在说些什么呀, 是刻瑞斯的——祭坛, 祭司们所发出的喧嚣声不同于大卫从马房里得来又讲给首席巴松管吹奏者听的有关神之全能的那些话。哎呀, 说实在的, 这完全是两码事。人不痴狂枉少年啊。(他停了下来, 指着林奇的帽子, 微笑着, 然后又大笑起来。) 你的智慧肿块在哪一边?

帽子

(忧郁地) 呸! 正因为这样所以才。这是妇人们的歪理。犹太裔希腊人就是希腊裔犹太人。月盈则亏。死亡是生命的最高形式。呸!

斯蒂芬

我所有的错误、自负、过失, 你记得相当清楚。对于你的背信弃义, 我



还能无视到什么时候呢？砺石！

帽子

呸！

斯蒂芬

这里还有另外一句话奉送你。（他皱着眉头。）因为基音节和全音阶被最大限度的音程分割开来了，它……

帽子

什么？说完啊。你还没说完呢。

斯蒂芬

（竭尽所能）音程分割开来了，它就是最大限度的省略。两极相容。八度音阶。它。

帽子

它？（外面，留声机开始奏起了《圣城》。）

斯蒂芬

（突然地）为了不从自我内部穿行，一直跋涉到世界尽头。上帝，太阳，莎士比亚，旅行推销员，在现实中横穿一番才能变成自我本身。等等。等一等。那个该死的家伙在街上叫什么。早就安排好了，不可避免地要变成这个样子。瞧！

林奇

（发出一阵哀鸣般的嘲笑声，冲布卢姆和佐伊·希金斯笑着。）一场多么深奥的演说啊，呃？

佐伊

（尖酸地）你知道的东西太少了，你忘掉的还没有他知道的多呢。

（又胖又蠢的弗洛莉·塔尔博特注视着斯蒂芬。）

弗洛莉

他们说，世界末日将于今年夏天降临。

吉蒂

不会的。

佐伊

（爆发出一阵大笑）伟大的不公平的上帝啊！

弗洛莉

（不愉快地）噢，报纸上谈伪基督的时候提到的。哦，我的脚一直发痒。

（衣着褴褛的赤足报童，正放着一只鸟状风筝。他啪嗒啪嗒地跑过去，大



声叫喊着。)

报童们

本版最新消息。摇木马比赛的结果出来啦。皇家运河里有一条大毒蛇。伪基督已平安到达。

(斯蒂芬转过身去,看到了布卢姆。)

斯蒂芬

一拍、多拍和半拍。

(吕便·杰·伪基督,一个流浪的犹太人,张开紧握着手,按着脊骨,脚步蹒跚地向前走着。他的腰间系着一只朝圣的行囊,从里面露出来约定支付的期票和遭到拒付的票据。他的肩上扛着一根长长的船篙,船篙的一头钩着儿子那湿皱成一团的裤裆。是刚刚从利菲河里救出来的。在苍茫的暮色中,有一个和潘趣·科斯特洛长得一模一样的妖怪跛着脚驼着背滚了过来。他患有脑积水,下巴突出,前额凹陷,有个和阿里·斯洛珀一样的鼻子。)

众人

什么?

妖怪

(他的下巴咔嗒咔嗒响着,跳过来跳过去,转动着眼睛,吱吱叫着,如同大袋鼠一般跳跃着,伸出胳膊,像是要抓住什么似的。随即猛地把没有嘴唇的脸从叉开的双腿间伸了出来。)出来吧!阴阳人。原始人!(他发出苦修士那种哀号,打转转。)先生们,女士们,请下赌注!(他蹲下去,变戏法。小小的轮盘赌星从他的手里飞了出来。)(行星们冲撞到了一起,发出噼噼啪啪的碰撞声。)到此为止。(行星们化成轻飘飘的气球,变大飞走了。他跳进真空中,没影了。)

弗洛莉

(茫然不知所措,悄悄地画着十字。)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

(从她身上散发出女性微微发臭的体味。周围的空间充斥着朦胧的雾气。穿过这飘浮的雾气,留声机的奏鸣声压住了咳嗽声和嚓嚓的脚步声。)

留声机

耶路撒冷呀!打开你的城门歌唱和撒那吧……

(焰火冲上天空,爆炸了。一颗白星从里面掉了出来,宣告万物的终结和以利亚的再次到来。从天顶直到天底,绷着一根无形的永无尽头的绳子。“世界末日”——一只双头章鱼,穿着苏格兰高地游猎侍从的格呢短裙,头上戴



着饰有熊皮鸟缨的格子呢高顶帽，以“人的三条腿”的姿势头朝下穿行于黑暗中。）

世界末日

（用苏格兰口音）谁来跳划船舞，划船舞，划船舞？

（在高空回荡的以利亚的声音压住了呼呼的风声和哽噎的咳嗽声，刺耳得如同秧鸡的鸣叫似的。他穿着汗涔涔的、宽松的、有着漏斗形袖子的上等细麻布白色法衣，以执牧杖者的神气，出现在悬挂着古老光荣之旗的讲坛上。他重重地敲击着栏杆。）

以利亚

请不要在这间小屋子里吵闹。杰克·克兰、克雷奥利·休、达夫·坎贝尔、阿贝·基尔施内尔，闭上你们的嘴巴咳嗽。这个线路完全由我操纵。孩子们现在登记吧。上帝的时间是十二点二十五分。告诉母亲你们将会去那里。赶快去订，那才叫先人一步呢。就在这儿，加入吧。订一张通往来世联轨点的直达票，路上不停车。再说一句。你是一位神，还是一个该死的笨蛋呢？如果基督再一次来到科尼艾兰岛的话，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呢？弗洛莉·基督、斯蒂芬·基督、佐伊·基督、布卢姆·基督、吉蒂·基督、林奇·基督，是该由你们去感受宇宙力量的时候了。面对宇宙，我们会害怕吗？

不。站在天使这边。当一只多面镜。你们的内心深处会有更崇高的自我。你们能够和耶稣、乔达摩、英格索尔平起平坐。你们全都处于这样的震颤之中吗？我认为是这样。当你们有所领悟的时候，各位，前往天堂的游玩兜风，就会变成过期纸票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它的确是灵丹妙药，的确是。最强烈的玩意儿。完整的果酱馅儿饼。它是最乖巧、最伶俐的东西了。它是无穷无尽、超级豪华的。它会使你恢复健康，它使你精神振奋。我知道，我也是一个使人振奋者。言归正传，归根结底，就是亚·约·基督·道维以及调和哲学。你们明白了吗？是的。六十九街区七十六街号。明白我的意思吗？没错。随时你都可以通过太阳电话与我联系。烂醉如泥的酒徒们，省下你们的邮票吧。（他大叫道）那么，现在就来唱我们的光荣赞歌吧。所有人都一起热情地唱吧。再来一个！（他唱了起来。）耶路……

留声机

（压住了他的声音）和路撒拉米核和……

（唱针摩擦着唱片，发出令人急躁的声响。）

三个妓女

（捂着耳朵，大叫着）啊啊呵咯咯！



以利亚

（挽起衬衫袖子，脸色黑黑的，大声叫嚷着，高高地举起他的双臂）高高在上的大哥哥们啊，总统先生，你听到我刚才对你说的话了吗？的确是这样的，我对你有几分信任，总统先生。现在，我确实认为希金斯小姐和里凯茨小姐是真心信教的。看上去的确是这样的，我从没有看到过像你这样恐惧的女子，弗洛莉小姐，就如刚才我看到的那样。总统先生，你过来帮我拯救亲爱的姐妹们吧。（他朝他的听众眨了眨眼睛。）我们的总统先生对所有的事情都了然于胸，但他就是什么也不说。

吉蒂—凯特

我一时糊涂，迷失了自我。在宪法山干下了那样的事情。是主教为我做的证实洗礼。我的姨妈和蒙莫朗西家的一个人结了婚。我本来是一尘不染的，可是，却被一个管道工玷污了。

佐伊—范妮

为了找乐子，我让他那玩意儿像鞭子一样塞入了我的身体。

弗洛莉—德肋撒

那是喝了亨尼西的三星的结果，里面掺着葡萄饮料呢。在维兰窜上我的床之后，我就失身了。

斯蒂芬

起初所说的话，直到永远，永远祝福，八福至福。

（迪克森、马登、克罗瑟斯、科斯特洛、利内翰、班农、穆利根和林奇等八福，穿着白色的医用大褂，肩并肩站成四排，在进行曲的伴奏下，吵吵嚷嚷地大踏步走了过去。）

八福

（乱哄哄地）啤酒，牛肉，斗犬，牛贩子，生意、酒吧、鸡奸，主教。

利斯特

（穿着公谊会教徒的灰色短裤，戴着宽檐帽，小心翼翼地说着）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不必提他的名字。寻找你的光明去吧。

（他跳着“科兰多”舞过去了。贝斯特穿着理发师的服装走了进来，衣服浆洗得闪闪发亮，头上缠着卷发纸。跟在他后面的是穿着淡黄色中国朝服、戴着高塔式帽子的约翰·埃格林顿。）

贝斯特

（微笑着摘下帽子，露出刚理过的脑袋。头顶翘着一条辫子，上面扎着一个橘黄色蝴蝶结。）你们不知道吧，我刚刚还在打扮他呢。一件美丽的东西，

你们不知道吧。这是叶芝说的，不，是济慈说的。（提着一盏暗暗的绿罩灯，晃悠着走向一个角落。用吹毛求疵的口气）美学和化妆品是专门为女人的化妆室而设的。我是来寻求真理的。对朴素人而言的朴素真理。但德拉吉人想要事实，并且下定决心一定要得到。

（探照灯的圆锥形光束投射到煤篓后面，在那里，留着胡子、长着圣者的眼睛的马南南·麦克李尔用膝盖支着下颚，沉思着。他慢慢地站了起来。从他那德鲁伊特式的嘴里刮出一阵凛冽的海风。在他头部周围，翻腾着鱗鱼与小鳗鱼。他被海藻和贝壳缠绕着。他的右手拿着自行车充气筒，左手抓着一只巨大的龙虾的双爪。）

马南南·麦克李尔

（用波浪声）哦姆！嘿咯！哇噜！啊咯！噜哺！摩啊！嘛！上帝的白色瑜伽僧。赫尔墨斯·特里斯美吉斯托斯的神秘的《派曼德尔》。（发出海风一样的呼啸声）普纳尔甲纳穆·帕齐·潘·贾乌布！我不会被人摆布的。有人说：小心左边，对萨克蒂的膜拜。（发出预示着暴风雨到来的海燕的叫声）萨克蒂、湿婆、黑暗神秘之父！（他用充气筒重击着左手上的龙虾。在他的表盘上，黄道带的十二宫图闪闪发光。他不可遏制地号啕着。）噢姆！咆姆！毗嘿姆！我是家园的光！我是梦幻奶油厂的黄油。

（一只瘦如干柴的犹太人的手挡住了光线。绿光慢慢变淡了，继而变成了红紫色。煤气灯悲伤地哀叫着。）

煤气灯

噗啊！噗啾啾啾啾啾！

（佐伊跑到枝形吊灯前，弯着腿，弄好灯罩。）

佐伊

谁能给支烟抽？

林奇

（往桌子上丢了一支烟）拿去。

佐伊

（把头歪向一边，摆出一副嘲弄且傲慢的姿态）这是给女士递东西的方式吗？（她慢吞吞地把烟卷捻松，探着身子，在灯火上把它燃着了。她腋窝里的褐色毛毛便露了出来。林奇用拨火棍大胆地撩起她的套裙一角。裸露在吊袜带上方的肉，在蓝宝石色套裙的映衬下，呈现出精灵般的绿色。她平静地吸着烟。）你看到我后头的那颗美人痣了吗？